

1. 生命的樂章

有人能以年輪解讀樹木的風霜，有人能從基因復活遠古的生靈，而我，則習慣於在記憶的深海中垂釣，將那些閃著微光的瞬間採擷而來，譜成一首屬於自己的、波瀾壯闊的生命樂章。

這首樂章的序曲，總是瀰漫著祖母廚房裡炊煙的氣息。那是一個被時光打磨得溫潤如玉的空間，空氣中永遠交融著蒸芋粿的米香與醬油滷肉的醇厚。祖母的手，佈滿了歲月與爐火共同雕刻的紋路，她揉搓著麵糰，就像在安撫一個躁動的靈魂。那時的我，矮小得只及灶台，世界於我而言，就是那一方煙火人間。我並不知道，這縈繞不散的香氣，這溫暖得令人鼻酸的觸感，正是樂章最基礎的調性，它告訴我：生命始於一種被愛包裹的、樸素而堅實的溫暖。

隨著年歲增長，樂章進入了快板。那是在中學校園裡，與好友並肩躺在烈日灼燒後的草地上，天空藍得不像話，我們談論著遙遠得如同星際旅行般的未來，胸膛裡鼓動著無以名狀的雄心與憂傷。也是在那個階段，我第一次嚐到了「失去」的苦澀——陪伴多年的老狗在一個平靜的午後永遠閉上了眼睛。我撫摸著牠逐漸冰冷的身軀，第一次清晰地聽見生命時鐘那冷酷的滴答聲。這些激昂的、尖銳的、混雜著甜蜜與痛楚的音符，交織成青春的賦格，它們教會我狂喜，也教會我哀悼，更教會我，生命的豐饒正存在於這光明與陰影的激烈對話之中。

而後，樂章不可避免地趨向沉鬱與複雜。如同貝多芬在命運交響曲中叩問神明，我也開始在寂靜的夜裡，叩問存在的意義。那是父親臥病在床的時光，醫院的白牆吸走了所有色彩，只剩下藥水味與心電圖單調的蜂鳴。在病榻前，我握著他枯瘦的手，過往那些爭執、不解與沉默，此刻都融化在無言的凝視裡。我看著他，就像看著一條即將抵達入海口的河流，平靜，而深不可測。這段旋律充滿了休止與留白，它不再追求響亮，而是在沉默中追問：當一切社會賦予的角色與榮光都被剝離，生命最終還剩下什麼？這份對虛無的凝視，並非終點，反而讓樂章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張力。

如今，我站在人生的中段，回望這首仍在譜寫的樂章。我發現，它既非線性的敘事，也非雜亂的拼貼。那些代表歡樂的清脆鈴音，與代表悲傷的低沉提琴，早已在時間的熔爐中相互滲透、彼此定義。沒有離別的黯然的音符，就無法襯托相聚的明亮；沒有對意義的困惑與掙扎，最初的溫暖也將流於淺薄。每一個記憶的片段，都是一個獨特的音符，它們在名為「時間」的五線譜上跳躍，由「情感」的力度標記串聯，最終由「反思」賦予和聲。

這首生命的樂章，其偉大不在於是否悅耳動聽，而在於它的真實與獨一無二。它是我曾存在過的終極證明，是將流動的時間固化為可被靈魂反覆聆聽的永恆形式。我將繼續前行，採擷新的聲音，無論是風雨雷電，還是細雨微風，都將匯入這宏大的演奏，直至最終的休止符悄然落下，而樂聲，仍在他人的記憶中，餘音裊裊。